

农闲营生

十几个蟋蟀罐子一溜排开，边上坐着年过半百的常立芝，经过一晚上辛劳，她正坐等着这些蟋蟀快快易主。

用陶瓷罐装蟋蟀，在罐口盖上简易的铁盖子，再用自行车胎剪成的皮筋绑住，一字排开的大小罐子，成为宁津县尤集蟋蟀交易市场独特的风景。

有人打开罐选看时，蟋蟀时常突然跳出。常立芝就会拿着塑料的捕捉器，跟在后面一下下地追逮，直到用捕捉器盖住，再把它捉起来，拇指和食指微微张开留出一条小缝，右手则麻利地捉了蟋蟀，迅速塞入罐子中。

凌晨两三点就起，到玉米地里捉蟋蟀，再骑着摩托车到数十公里外的尤集蟋蟀交易市场，向来自操着全国各地口音的“虫迷”推销，常立芝在立秋之后，一直是这样生活。

20日早上7点，常立芝的一只蟋蟀卖了150元，让她满心欢喜。尽管今年她已经很难逮到体型比较大的蟋蟀，但今年雨水密集，农作物减产，卖蟋蟀成为她唯一增收的副业了。

常立芝种了8亩地，今年密集的雨水，让她家2亩多玉米，3亩地棉花绝产。如果不绝产，一亩地能挣1000多块。

与常立芝相比，乐陵市孔镇的伊全兴、伊全平兄弟两人则比较幸运。20日一早，他一只蟋蟀就卖到了600元，还不到中午，手中几只拿得出手的蟋蟀全部卖出去，一天就收入破千。

伊全兴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，一个劲地说“昨晚没白忙乎”——蟋蟀总是在闷热的时候比较活跃，白天暴晒之后，整晚蹲在地里一只只地追赶、捕捉……“不用费什么本钱，出点苦力就能赚到这份钱，也不错。”伊全兴说。

与种地相比，卖蟋蟀的收入挺可观。从立秋到中秋之后，两三个月的时间里，常立芝能收入3000—5000元。如果运气再好些，捉到“善打架”的好蟋蟀，一只就能卖到上千元。

常立芝只是众多当地或周边农民的缩影，跟把地里的农产品运到集市上卖一样，摆摊式经营，只以此为副业，农闲时的营生长久不衰的背后，是全国各地蟋蟀迷对蟋蟀的需求。

虫迷暴利

34岁的李九鑫递给上海斗蟋爱好者的名片上，写着“陵县擲子手”的字样，他的QQ签名如今改成了“开始捉虫了，没空上网了”。

跟农民闲暇时逮蟋蟀到集市上卖不一样，李九鑫游走于农民和外地斗蟋爱好者之间，倒卖品相和战斗力较强的蟋蟀，以此获利。用当地农民的话说，李九鑫就是蟋蟀贩子，在外地斗蟋爱好者眼里，李九鑫就是蟋蟀投机者。

然而，正是有了宁津蟋蟀的英勇善战，再加上蟋蟀投资者的内引外联，宁津蟋蟀市场才异常活跃，引来了南来北往的“虫迷”汇聚——每年8月上旬到10月下旬，来自京津沪江浙等10余个省市的客商3000多人来此选蟋蟀。

60岁的老唐就是购蟋大军中的一员，从1989年开始到现在，除了其中有一年在上海家中照顾病人以外，每年他都会到宁津住上一个月，为的就是淘到心仪的蟋蟀。

老唐八九岁就开始斗蟋蟀。“种类不下千种，宁津蟋蟀兼具南北虫的特点……”老唐说，斗蟋蟀已经成为从小到老的爱好，他去泰安捉蟋蟀却从未爬过泰山，到曲阜孔府旁捉过蟋蟀，却从未进去过……

常州人彭德忠来宁津第三天了，已65岁的他仍像个小孩子一样钟情斗蟋蟀。这次，一共淘到了20多只蟋蟀。年轻时，他时常自己捉蟋蟀，跟斗蟋爱好者一只只地斗，蟋蟀斗赢后发出的吱吱叫声，让他无比享受。

南北虫迷远赴宁津进行蟋蟀交易，有的人熙熙攘攘为利所趋，有的爱好者为兴趣而来，而农民则是为了生计。

20日，位于尤集的中华蟋蟀文化城内，交易蟋蟀的有超过千人。目前，宁津县已经形成了以柴胡店镇尤集市场为中心，包括宁津县城、孟集、柴胡店四个交易市场，日交易人次4000人。形成了陈家、尤集、大周、安家、大辛等80多个“蟋蟀”专业村，每年从事捕捉、交易蟋蟀的农民达6000人。



中华蟋蟀文化城整装迎客。 王金强 摄

宁津蟋蟀虫喜虫忧

本报记者 王金强

与蟋蟀城一路之隔，是尤集商业楼盘售楼处，一楼大厅内的售楼信息表内，房子总价最高的接近40万元，平均算下来，这跟房屋均价4000元左右的宁津县城，相差不远。

两年前，德州人王海峰看中以蟋蟀增收的尤集市场，投资开发了蟋蟀城，除了蟋蟀城展馆，还投建了7万多平方米的商铺。

两年的时间，原有的农村平房，被高阔的楼房取代，仿

古的沿街商铺鳞次栉比，置身其中，仿佛来到了古色古香的小镇，而沿街的旅馆也是一家挨着一家。现在，这里的商铺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，居民楼接近每平方米2000元，这跟周边的乡镇相比，高出了好多。

“农民卖蟋蟀一年挣1万元左右，倒卖蟋蟀的一年挣3—5万，收入还是挺可观的。”王海峰说，他亲眼见到一只宁津红牙青卖到2万元的高价。这坚定了他在此投资的信心。

胜将军”，催生了宁津的蟋蟀交易和以蟋蟀为纽带的产业发展。

与蟋蟀产业相关特色旅游商品产业，包括蟋蟀纪念品、蟋蟀罐、工艺毯等十个特色产业的发展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与蟋蟀相关的特色旅游商品产业年产值达20亿元以上，从业人员3000人以上，利税达3亿元。

利益驱动，却让宁津蟋蟀长期处于无节制、无保护的“涸泽而渔”式的过度开采中。

“几乎每年都来，但逮到好蟋蟀的概率不如往常了。”来自上海的斗蟋爱好者唐先生坦言，宁津蟋蟀市场上，除了本地虫，还充斥着周边乐

云南参加交流会后的资料，往年，这时候他一直忙于筹备蟋蟀文化节。

自1991年开始，宁津连续举办了三届中国宁津蟋蟀文化艺术节。之后，也曾陆续举办蟋蟀文化节。

今年，节俭风盛行之下，蟋蟀文化节被取消，取而代之的是第二届“中华蟋蟀文化

这期间，以蟋蟀城为纽带，宁津县还在此组织了第一届全国“中华蟋蟀文化城”杯全国蟋蟀邀请赛。“今年还不是时候，现在人气还不到最旺的时候。”王海峰说，这几个月对他来说很重要。

20日上午，王海峰驾车赶到尤集，借此机会，他盼望靠蟋蟀增收的农民能消耗掉他剩下的房子——110多套商铺还剩30多套，700套住宅还有300套。

销售母蟋蟀和幼小蟋蟀。

另外，在蟋蟀集中产区，尤其是尤集、柴胡店等地，减少或不使用杀虫剂等农药，发展绿色农业，提高宁津蟋蟀的质量。

同时，发挥宁津蟋蟀文化的资源优势，从金石书画、网络科技、影像制品等多方面入手，发扬宁津蟋蟀文化。

在韩德泉看来，单纯地看中蟋蟀带来的直接经济利益太短浅，以蟋蟀为媒，引入更多斗蟋大赛、蟋蟀文化旅游开发，让更多的人流、物流和资金在此汇聚，把旅游蛋糕做大，然后反哺蟋蟀文化的传承和保护，才是宁津蟋蟀文化可持续发展之路。

斗和宁津的蟋蟀文化。

在韩德泉看来，不再举办蟋蟀文化节，腾出了更多时间投入到围绕以蟋蟀为媒介的旅游招商中。比如，惠宁湖水库招商项目，已经有外地投资客商相中；准备以蟋蟀文化为依托的宋朝文化，打造文化古镇；斗蟋大赛、蹴鞠、水上杂技等旅游项目也在考察之中。

城”杯全国蟋蟀邀请赛。

“邀请赛有斗蟋爱好者自发举办，我们就是搞好服务。”韩德泉说，十天前，他跟宁津县副县长陈晓强、柴胡店镇常务副镇长张秀峰到昆明，参加在昆明云南大学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直翅目昆虫大会，在26个国家300多名直翅目昆虫研究人员和专家，表演蟋蟀打